

海南儿童——

# 从五指山唱到塞纳河

本报记者 曹文轩

“我有一个愿望，要去全世界歌唱，给我一双翅膀，我想带着和平鸽，飞到小王子美丽的故乡……”

5月8日，在结束了法国的文艺演出和文化交流后，海南五指山黎苗童声合唱团返回回国，途中，大家仍然沉浸在演出的兴奋中，哼唱着歌曲。

## 与法国少年同台表演

法国当地时间5月4日，明快悠扬的童声回荡在巴黎13区剧场。一场中法青少年音乐交流会在巴黎举行，18名来自五指山黎苗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身着民族服饰，用法语演唱原创歌曲《把五指山唱给法兰西》，观众报以阵阵掌声。

“非常惊喜，两国的小朋友一起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能让我们更了解彼此，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演出结束后，巴黎宝丽声童声合唱团团长特里戈·伊丽莎白为孩子们点赞。

当地时间5月6日晚，一场名为“中法友谊之声”的音乐会在巴黎20区政府演出厅举行，五指山黎苗童声合唱团与巴黎宝丽声童声合唱团等同唱《茉莉花》《但愿人长久》。“孩子们的歌声让人沉醉，我听了很想去五指山，去海南，去中国看一看。”法国观众格温多琳·斯科托说。

此次法国之行，五指山黎苗童声合唱团准备了7首歌。除正式演出外，他们还在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卢浮宫、塞纳河畔等法国地标景点上演了十几场“快闪”，吸引法国市民驻足欣赏、合影留念。

表演中，孩子们落落大方、声情并茂。很难想象，这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第一次离家出省。而就在一年多前，对他们来说，“合唱团”还是陌生的字眼。

## 乡村音乐教育激发潜能

“山里娃搞合唱？能行吗？”合唱团成立前，有人曾这样质疑。当时，高力担任五指山水满乡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还不到一年，一直在琢磨如何做好乡村文化振兴工作，几次跑到



水满中心学校了解情况。

“先把事干起来再说。”经过调研，他决心尝试以文艺赋能乡村振兴，辗转找到了刘曼和杨纯两位老师，加强乡村学校的音乐教育。

初到学校，刘曼和杨纯心理上的落差很大：“孩子们羞涩腼腆，对乐理几乎一窍不通，一开口紧张得直发抖。”然而，孩子们清澈的眼神和真挚的话语，还是让他们决定任教。他们选出一批孩子，最大的12岁，最小的7岁，从最简单的音符教起。

2022年8月，五指山黎苗童声合唱团成立。此后，每周五、周六下午，总有稚嫩的歌声在校园里飞翔。

如何调动孩子们的热情？“兴趣是关键。”刘曼把孩子们熟悉的一草一木、乡村风物写进歌里，创作了《我爱家乡五指山》等6首歌曲，孩子们很喜欢，练得勤，越唱越好，越唱越自信，还收到了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的演出邀请。

“从毫无音乐基础、怯场怕生到举止大方、敢于表达。”刘曼说，孩子们的变化



图片从上至下：五指山黎苗童声合唱团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前留影；中法少年愉快交流；法国观众在演出期间拍下精彩瞬间。五指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 共建文明百花园 中法建交60周年

很大，合唱让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多可能。

## 歌曲寄托美好愿望

2023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之际，法国童谣《如果我去中国》在网络平台广泛传播。刘曼上课时播放这首歌，发现孩子们和视频里的孩子一样，对遥远的国度充满向往。他受到启发：“能不能创作一首歌，让中国的孩子和法国的孩子‘隔空对唱’？”

几个月后，在五指山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把五指山唱给法兰西》中文版创作完成，歌曲寄托着中法两国友谊长存的美好愿望。

今年1月，由文化和旅游部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主办、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承办的“你好！中国”旅游推介会在法国巴黎举行，该歌曲MV在推介会上播出后，巴黎宝丽声童声合唱团很快发来了同台演出的邀约。

得知消息，孩子们格外兴奋。刘曼把歌曲改编成法语版，带着大家加紧练习。学校还专门找来法语老师，帮助孩子们纠正发音。放学回家的路上，孩子们常常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在田间小路、池塘边练。

回忆法国之旅，12岁的王铭建仍难掩兴奋：“我在巴黎认识了新朋友，还去了很多地方，特别开心，以后想唱歌给更多人听。”

刘曼说，演出开始前，法国的家长们专门准备了点心，两国小朋友坐在一起，用手势或手机翻译软件聊天，互相戴上帽子或系上丝巾。分别之际，孩子们互送礼物，依依不舍。

谈到未来，刘曼说，希望水满中心学校把音乐教育作为特色坚持下去，让更多的孩子陶冶性情、开阔眼界，继续唱响友谊之声。

特色的代表性民歌。

桑植民歌讲唱会汇集了非遗传承人、高等院校师生、民间艺人等，以高腔、平调的山歌和明快活泼的小调等腔调，精彩演绎了《叫我唱歌就唱歌》《冷水泡茶慢慢浓》《马桑树儿搭灯台》《花大姐》《门口挂盏灯》《四季花儿开》等19首耳熟能详的桑植民歌。其中，由桑植民歌首位国家级传承人尚生武和市级传承人黄道英演唱的《大姐上四川》，以脱胎于自然山水般的嗓音，加上俏皮的默契演绎，博得阵阵掌声。

“太喜欢这种原生态不加修饰的声音了！”观众戴雅俐是民歌爱好者，曾多次通过讲唱会的形式了解陕北、山东等地民歌，她说，自己从头到尾专注地听，完全被桑植民歌的优美淳朴深深吸引，“希望桑植民歌保留根植地域的原生态唱腔，更期待桑植民歌以其他表演形式，再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与桑植民歌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山区特色相比，高淳民歌体现了江南文化与韵味。在高淳民歌讲唱会上，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艺术学院学生等展演了《十绣荷包》《风吹杨柳水上漂》《采菱歌》《五月栽秧》《四月里来好风光》等16首高淳民歌，囊括号子、山歌和小调三大种类，从传统到新编曲目，展示了

高淳民歌的传承和发展。其中多首民歌由南京晓庄学院音乐学院教师郭燕龙挖掘整理。在过去3年里，他总共发掘了60余首未被收录且有价值的高淳民歌。

“高淳民歌应如何更好传承？”是郭燕龙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认为，伴随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民歌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农耕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要更好传承高淳民歌，可以建设民歌数据库，用音视频的方式为其保留原生态的“火种”；同时，将高淳民歌与民俗结合，打造富有地方色彩的沉浸融入式音乐演出，激活高淳民歌、民俗的生命力；此外，还可推进高淳民歌进课堂，培育高淳民歌传承的源动力，像此次讲唱会就是很好的传播传承形式。

作为两场讲唱会的主讲人，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张彤表示，民歌是劳动人民用歌声守望的精神家园，它不仅关系到乡村文明建设，更关系乡村全面振兴，迫切需要大量有专业背景的专家、学者扎根乡土，以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做民歌的“识歌人”“传歌人”。“未来民歌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呈现，相信观众会慢慢提出期待，那也是我们音乐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图题：民间艺人表演高淳民歌。主办方供图

## 开启北京驻场演出 豫剧打开新市场

本报记者 郑娜

豫剧《程婴救孤》选段“无情棍打得我皮开肉绽”、曲剧《李天保》选段“满天乌云风骤散”、宛梆《打金枝》选段“等射马回宫摆宴席”……5月16日晚，位于北京的河南大厦小剧场里，名段接连上演，名家联袂登台。从当天起，“京园有戏”豫剧沉浸式小剧场驻场演出进驻河南大厦，此后这里每月都将上演3场演出。

此次驻场演出的启动，为豫剧名家李树建的“豫园(上海)·京园(北京)·家园(郑州)”三步走计划画上了一个阶段性句点。作为中国第一大地方剧种，豫剧拥有近300年历史，全国共有167个专业豫剧院团，民营文艺院团达到了2100多个，号称“十万大军”。从业人员之多、流布地域之广，居全国地方戏剧种之冠。然而，豫剧的影响力虽然辐射全国，主阵地却始终在河南。

“戏曲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老年观众多，年轻观众少；到农村演出的多，到城市演出的少；城市演出送票的多，买票的

少。”李树建说。

在李树建的努力下，今年1月和2月，豫剧沉浸式小剧场抱着“守住老观众，打开新市场”的目标，先后进驻上海豫园、河南艺术中心。驻场演出以豫剧为主，其他多个剧种参与；参演节目不限地域、不限剧种；参演人员不限年龄、不限流派；舞台大胆革新，演员从小剧场的各个角落出场，与观众巧妙互动，甚至让观众成为“演员”。演出以更加青春的姿态，推动传统文化吸引年轻观众。

探索中，风险与困难俱存，李树建说自己是“硬着头皮、厚着脸皮、抱着脱一层皮的思想准备”，希望和广大戏曲人一道，让豫剧脱胎换骨。此前无论是上海还是郑州的驻场演出，前几场大都由李树建领衔主演，步入常态化之后，就将舞台交给年轻演员。这些演员中既有李树建的徒弟，也有其他流派的弟子，甚至不是唱豫剧的演员。用李树建的话说，“只要您是从事戏曲工作的，我甘当绿叶。我从舞台到讲台，从前台到后台，都是为了给培养新舞台台”。

“60年前昆曲进京，300年前徽班进京，如今豫剧进京驻场，我们称之为进京赶考。”李树建坦言，进京赶考不容易，但他有信心，“古老豫剧突破传统演剧关系，在环境式、沉浸式剧场的剧场内，驻场演出与文化消费结合，融入都市人的休闲生活，相信会带来别样的风采。”

“无风无晴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剧集《我的阿勒泰》开篇，随着在乌鲁木齐餐馆打工的李文秀回到阿勒泰，作家李娟在散文中描述的阿勒泰，在影像中变得立体鲜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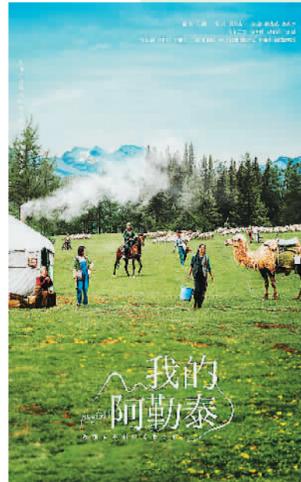
剧集《我的阿勒泰》以生长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汉族少女李文秀和开小卖部的母亲张凤侠的生活轨迹为主线，透过三代女性的生活视角，展现阿勒泰人民质朴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和爱奇艺播出后，引起广泛关注。入围戛纳电视网节主竞赛单元，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让这部剧未播先火。改编自散文集，8集迷你剧，讲述当代新疆的故事，是剧集主创的用心之处，也是影视创作在文学肩膀上的接续攀登。

李娟的写作围绕个人生活展开，又不循惯例，“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散文集《我的阿勒泰》出版于十余年前，在对文学“阿勒泰”的建构中，李娟尽述自己的生活、家人、对世界的观察和理解。阅读李娟的散文，无疑也是在阅读阿勒泰，阅读李娟这个人。不同读者在阅读接受中，对李娟笔下的阿勒泰形成想象的默契。改编并不容易。剧集主创在读原著上下了功夫，将散文的笔力与作家的经历熔为一炉，呈现原作质朴灵动的神韵。现实中，写作既是作家介入生活的方式，也是创造自我的方式。剧集中，主人公李文秀遵从文学导师刘老师的建议，在“去爱去生活去受伤”中找到写作入口，也实现了自我成长。李娟是感受式写作，剧集将李文秀的遭遇和体验作为贯穿主线，原作中的妈妈、姥姥、牧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被原生态保留，《“小鸟”牌香烟》《我们这里的澡堂》《乡村舞会》等原作中闪光的篇章化作剧集的“名场面”。

剧集也有为原作“补白”的部分。哈萨克族养马少年巴太是新增的人物，并由巴太延伸出猎人父亲苏力坦、村委会主任阿依别克、要改嫁的嫂子托肯、蒙古族巡边员朝戈等人物，丰满了剧集的叙事线，也让叙事节奏在不疾不徐中有了波澜。剧集主创曾谈到，两次在新疆实地采风获取大量素材。李娟写的是自己熟悉的生活，作为二度创作的改编既要添又须融，每一处新添都体现改编者深入生活、阅读生活、提炼生活的功力。

## 剧集《我的阿勒泰》 站在文学的肩膀上攀登

任珊珊



让人物说话，让细节说话，让情感说话，真实自有直抵人心的力量。散文的这一气质在剧集中延续。剧中，不论汉族演员还是少数民族演员，在表演上追求生活化、清淡又隽永。率性洒脱的张凤侠、敏感又有点笨拙的李文秀、清澈又忧伤的巴太、话不多但总能一语道破的奶奶……一众有个性的人物跃然眼前。汉族文学青年李文秀就是在这样的民族融合大家庭中成长起来，“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道理不言而喻。位于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对于许多读者和观众是一个陌生空间，却是一座文艺创作的富矿。展现怎样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考验创作者的眼光。剧集力求以平视的眼光、娓娓道来地讲述，将观众引入阿勒泰，让观众自己去感悟。比如，剧中的一幕打动很多人。去往夏牧场的途中，连日辗转又加在仙女湾的一夜惊魂遭遇，张凤侠的样子有些狼狈。初次见面的蒙古族奶奶告诉她“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话语朴实却抚慰人心。

这些年，温暖色调成为很多现实题材的创作追求。温暖，不等于回避矛盾，过度美化。用“加滤镜”的方式描绘生活，违背现实主义创作的内在要求。剧中穿插的对于商品经济、现代文明的辩证思考，为这部迷你剧增添了重量，只不过，这种思考是零散的、灵光闪现式的。作为年轻一代的牧民，巴太游走在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之间，他与猎人父亲之间的分歧与和解，隐喻着草原居民与传统生活方式的漫长告别，饱含对传统美的依依不舍，以及对现代文明的接纳。创作者将对商品经济的反思，寓于反派人物高晓亮和去草原“掘金”的投机者等人物的遭遇。巴太的哥哥木拉提死于一场酒后意外，留下了孤儿寡女，以及欠下2000多元的酒钱。作为债主的张凤侠，自觉对这场意外负有愧疚，直到木拉提的周年祭也没有讨要酒钱。莽撞的李文秀将欠债的事情公之于众，猎人父亲用远远超过酒钱的一匹骆驼偿还。李文秀在感动中写下“这深山里的社会，看似远离现代的文明秩序，实则有着自己的心灵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类似的点睛之笔，为剧集留有余味。

这部剧的主创大多是电影制作班底，导演、编剧滕丛丛凭借首部执导的电影入围中国电影金鸡奖导演处女作奖。8集剧本打磨了一年多，服化道摄影美术发挥视听艺术的特长，细描多彩的民族风情和细腻的生活质感，体现自觉而统一的美学追求。在大远景、长镜头的捕捉下，山川色彩斑斓，戈壁辽阔无边，星空华丽璀璨，草甸绿意盎然。构图上大量的留白，在戈壁中行走的人是如此渺小，烘托出对大自然的敬畏感。大自然的缤纷色彩与清冽柔和的民族服饰如此和谐，搭配出古典的韵味和美感。冬不拉等民族乐器的主题配乐，森林雨声、牛羊马叫声、水流声、洗衣声、哈萨克族歌谣的吟唱，渲染出浓郁的氛围感，让观众身临其境，也不禁向往之，忍不住要感叹一句：“大美新疆！”

阿勒泰，是文学和剧集未署名的“主创”。大自然造就了阿勒泰，在一颗颗感悟自然感悟生活的心灵的指引下，地理意义上的阿勒泰经由文学的书写，又经由镜头的捕捉，具有了丰富多维的艺术面貌。

“读一本好书，看一部好剧，去一个好地方。”连日来，剧集热播让有关阿勒泰的话题“破圈”传播。站在剧集的肩膀上，文艺作品能否再次攀登，让荧屏前的人们从向往阿勒泰变为奔赴阿勒泰？观众将给出答案。

## 民歌瑰宝韵悠长

本报记者 郑娜



原生态民歌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中国民歌资源丰富，不同地域形成了不同风格的民歌文化。近日，来自湖南和江苏的两场民歌讲唱会先后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办，为观众导赏了极具地域特色的桑植民歌、高淳民歌，一展溇澧大地和苏南地区的民歌风情。

桑植隶属湖南省张家界市，地处湘鄂交界地带，是白族、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居地。桑植民歌起源于原始农耕时期的生产劳动，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特殊的自然地貌、多民族交融互通的文化背景、纷繁多样的

民族民间艺术形式，孕育了桑植民歌浓郁的地域风格。其曲种丰富、曲体多样、曲式结构严谨，风格质朴、粗犷、风趣、诙谐，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高淳地处江苏省西南端，是南京的南大门。高淳民歌源远流长，《吴越春秋》中记载的高淳民歌《河上歌》距今已2500多年。高淳民歌属“吴歌”体系，融合了吴地汉族民歌、民谣特色，浸润江南水乡稻作文化、舟楫文化，呈现出语言美、行腔美、曲调美、音色美和情韵美的韵味特征，是苏南地区颇具

## 轻喜剧《乘风踏浪》受好评

本报记者 苗春

《乘风踏浪》讲述以“彭锦西”和“罗虹”夫妇为代表的辽宁兴城泳装产业从业者乘着改革东风成功创业、走出国门的故事。该剧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爱奇艺、芒果TV等播出后，受到观众好评。近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辽宁省广播电视局主办的该剧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研讨会上，在剧中饰演彭锦西的乔杉说，很多观众认为彭锦西的创业过程太艰难，但没有困难可以击倒他，“这个人物永不屈服、百折不挠的精神就是他的闪光点”。在剧中饰演罗虹的杨子姗说：“罗虹看上去很柔弱，实则很坚韧，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她始终坚定地爱与爱人携手同行，一起踏着时代浪潮前进，最后成就了一番事业。”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一川认为，《乘风踏浪》“用喜剧的方式讲述东北人的创业史，带来了东北喜剧的新突破”。

随着《乘风踏浪》热播，剧中海滨城市的美丽风光让许多观众心驰神往，拍摄地兴城的旅游业也迎来了发展新契机。中共辽宁省葫芦岛市委一级巡视员冬梅介绍，兴城在今年“五一”期间共接待游客112.46万人次，同比增长301.64%，旅游收入5.62亿元，同比增长301.42%。“这是《乘风踏浪》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她说。